



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1

人力资源管理

流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流动的两项报告([A/72/767](#) 和 [A/73/372/Add.2](#))。行预咨委会在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期间会晤了秘书长的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信息，作了澄清，并最后提出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收到的书面答复。

2. 行预咨委会回顾，大会在第 [68/265](#) 号决议中核准了完善的管理下流动框架，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以及之前各届会议提交关于流动的年度报告，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流动框架五年全面审查报告。[A/72/767](#) 号文件是秘书长 2018 年 2 月 27 日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的第四次年度进展报告，2018 年 9 月 10 日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的秘书长的报告([A/73/372/Add.2](#))载有大会要求提交的全面审查信息。行预咨委会指出，现在一并审议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的第四次年度进展报告和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背景

3. 大会在第 [68/265](#) 号决议中授权秘书长实施完善的流动框架，以期在 2016 年开始对一个职类实施流动，在 2017 年对另一个职类实施流动，此后每年开始对两个职类实施流动。¹ 秘书长表示，此后，于 2016 年对第一个职类(政治、和平和人道主义职类)实施了流动，并于 2017 年对第二个职类(信息和电信技术职类)实施了流动(见 [A/72/767](#)，第 4 段)。新的工作人员甄选和管理下流动制度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启动，为此颁布了三项新的秘书长公报和一项新的相关行政指示

¹ 为便于职能流动，在启动流动框架之前于 2015 年将以前的 8 个职类重组为 9 个(见 [A/70/254](#)，第 8 段和附件一)。



([ST/SGB/2016/2/Rev.1](#)、[ST/SGB/2016/3/Rev.1](#)、[ST/SGB/2016/4/Rev.1](#)、[ST/AI/2016/1](#)和 [ST/AI/2016/1/Amend.1](#))(见 [A/71/557](#)，第 77 段)。

4. 2017 年 12 月，秘书长决定暂时停止实施流动和职业发展框架，秘书长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能够完成全面审查并就今后的步骤提出建议。因此，2018 年没有对其他职类实施流动。秘书长表示，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实施流动框架期间，仅对两个职类实施了流动，鉴于这种情况，全面审查及其结果仅限于这两个职类在两年期间的情况(见 [A/73/372/Add.2](#)，第 2 和第 3 段以及第 6 至 8 段；[ST/SGB/2016/3/Rev.1](#))。行预咨委会指出，由于秘书长于 2017 年 12 月决定暂时停止实施流动框架，流动框架的实施情况仅涵盖两个职类两年期间的情况(见上文第 3 段)。

最新实施情况

5. 秘书长在第四次年度进展报告中提供最新信息，说明流动框架实施情况(2016 和 2017 年第一个职类(政治、和平和人道主义职类)的实施情况([A/72/767](#)，第二节)以及 2017 年第二个职类(信息和电信技术职类)的实施情况(同上，第三节))(见上文第 3 段)，秘书长还提供信息，说明流动框架两个部分取得的进展：(a) 管理下的流动(工作人员横向调动的内部流程)；(b) 填补空缺(公告现有和预计出现的空缺职位，向所有供甄选的(外部和内部)候选人开放)。秘书长的报告还提供信息，说明流动趋势(第四节)、流动的直接和间接费用(第五节)、外部征聘(第六节)和评估实现流动框架目标程度的五个关键指标(第七节)。

6. 大会在第 [68/265](#) 号决议中决定，2016 年和 2017 年实施的流动职类内人员地域流动数量不得超过 2014 年和 2015 年对这些职类内人员实施的平均地域流动数量。秘书长的报告([A/72/767](#))图四和图五显示 2012-2016 年期间工作人员地域流动数。但秘书长表示，2017 年的地域流动次数尚未确定，因为地域流动在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任职至少一年后才计入(同上，第 26 和 27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除 2016 年外，秘书长的报告图四和图五所载信息涉及开始实施流动框架之前的年份。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图四显示，2016 年报告的政治、和平和人道主义职类人员地域流动总数为 374 次，² 其中最多只有 33 次流动是在流动框架第一部分(管理下的流动)下进行的(横向调动)(见上文第 5 段和 [A/72/767](#)，第 10 段)。³

7. 秘书长的报告([A/72/767](#))表 16 比较 2011 年至 2015 年每人每次调动的直接费用平均数。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这些费用数据不在流动框架实施时限内。关于 2016 年地域流动的相关直接费用，秘书长表示，只能在 2017 年结束之后才能够确认实际实施的流动次数，因此，在他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发布报告之前无法完成关于相关实际费用的分析。秘书长的报告表 17 显示 2016 年的直接费用估计

² 包括从实施流动框架之前的 2015 年公告的职位空缺中安排的人员的调动。

³ 尚未确认这 33 次调动是否属于 2016 年启动并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 2016 年政治、和平和人道主义职类流动，如果是，则可以计入(图四所示)地域流动年度数字。

数，计算方法是用 2016 年的流动次数乘以 2015 年实际发生的平均数⁴ (同上，第 38 段)。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没有提供信息，说明 2016 年和 2017 年实施流动框架工作产生的实际直接和间接费用。因此，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提出的新流动框架提议报告(见下文第 11 段)中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并且按照流动框架两个部分(管理下的流动(横向调动)和填补空缺)分列每个部分的费用细节。

8. 秘书长的报告第 42 至 44 段和表 18 提供信息，说明在流动框架第二部分(填补空缺)下进行的外部招聘情况(A/72/767；另见上文第 5 段)。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任命的外部人员占有工作机会的平均百分比为 30%。行预咨委会在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报告(A/73/497)中就外部招聘事项提出了评论和建议。

全面审查

9. 秘书长的报告(A/73/372/Add.2)第二节提供信息，介绍对流动框架的全面审查，包括简要介绍框架实施情况、全面审查的方法、全面审查的主要结果和实施流动框架工作的经验教训。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悉，全面审查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进行，现已完成。

10. 秘书长指出，全面审查得出了下列 7 项主要结果：流动对本组织仍然重要；对秘书处各单位不能一刀切；不同类型的调动机会并不相同；在人员与职位匹配方面存在困难；内部流动工作不符合对外公布所有员额的要求；负担分担有限；流程的某些部分很繁琐(同上，第 33 至 54 段)。秘书长的报告第 56 至 65 段阐述了在实施流动框架工作中汲取的 10 条经验教训。

11. 秘书长还表示，他将借鉴全面审查得出的结果和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秘书处全面流动框架提议。新的流动制度将成为全秘书处人才管理办法的一个核心要素，并与职业发展全面整合。新流动制度还将参考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和其他伙伴的经验。将在 2019 年与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协商，制定这种新流动办法的细节，并将新流动办法的细节提交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审议(同上，第 66 和 68 段)。

12. 行预咨委会回顾，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完善的管理下流动框架之前，行预咨委会曾就流动事项提出过评论和建议(见 A/67/545 第三节和 A/68/601 第三至第五节)。行预咨委会相信，秘书长在拟定新流动框架提议时将充分遵守大会各项决议的相关规定，并将考虑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实施流动框架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⁴ 秘书长的报告表 15 显示 2015 年的支出，这些支出数字并不反映 2015 年全部费用，因为在 2015 年调动的一些工作人员到一年后才能领取流动津贴，而且无法确定调入或调出外地实体的所有一次性费用(见 A/72/767，第 36 段)。

结论

13. 秘书长的这两项报告说明了需要大会采取的行动(见 [A/72/767](#)，第 53 段和 [A/73/372/Add.2](#)，第 69 段)。在考虑到上文各段所述行预咨委会的评论和建议的前提下，行预咨委会建议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这两项报告。
